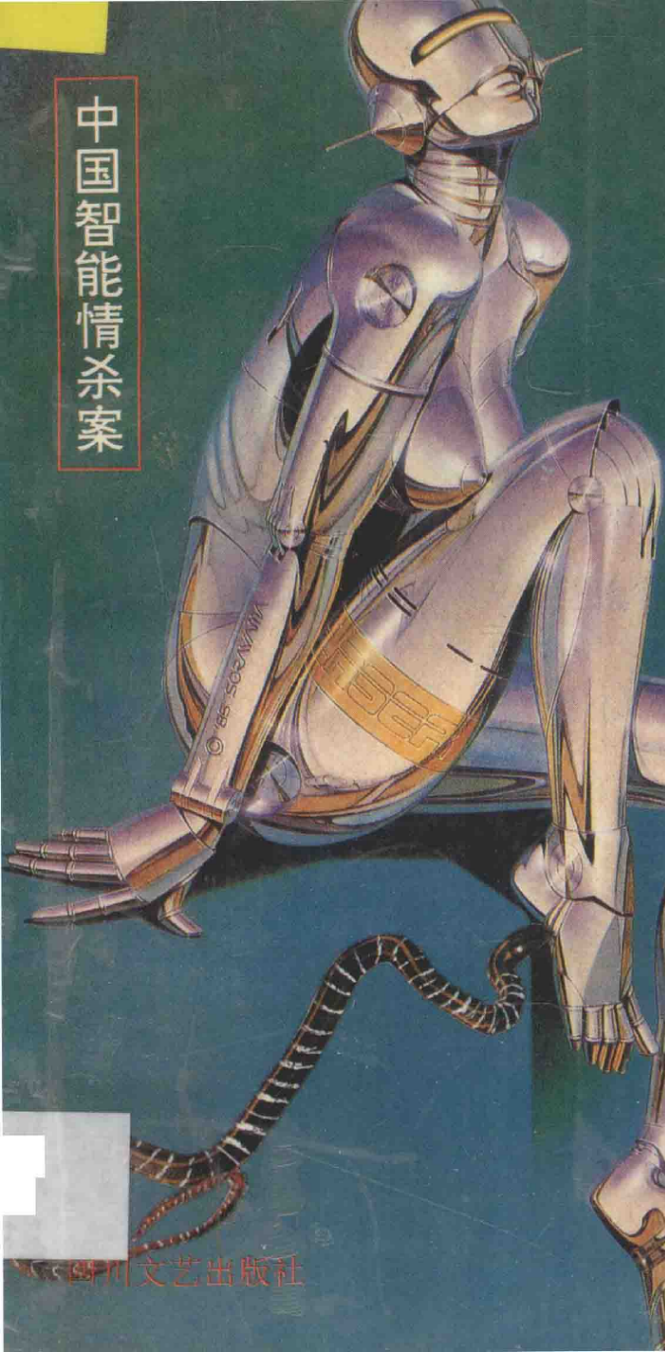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智能情杀案

银环蛇之谜

莫怀威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中国智能情杀系列

银环蛇之谜

莫怀戚 著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：刘尚勇

特约编辑：丁 蒂

封面设计：黄瑞金

版式设计：流 浪

银环蛇之谜

作者：莫怀戚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

四川省经委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75

字数 180 千

1995 年 7 月第 1 版

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5000 册

ISBN7—5411—1300—X/I·1219

定价：9.20 元

目 录

被误伤的渡者	(1)
银环蛇之谜	(74)
电话有无录音装置.....	(151)
飞 娥.....	(206)

在此书的编辑过程中，得到四川《分忧》杂志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，特致谢。

被误伤的渡者

公主熟睡了

1992年4月15日凌晨二时许,《渝州唱晚》(重庆第一家民办报纸)主编武耀给好友法医郭平的电话吵醒。郭平称“碰到一具美丽得让人无法下刀的女尸。完全是一位熟睡的公主。”问武耀是否可以正式尸检前来一下。

武耀立即说,千万别动刀,我就来。这类事,都是武耀自己的安排。为了报纸的生存和发展,武耀在各个领域,尤其是某些特殊领域结交了热心肠的朋友——到后来大家都成了哥们儿。武耀提上相机,钻进了自己那辆乳白色的小“奥拓”,打燃了火。他一边开车,一边给另一个朋友,大名鼎鼎的“社会咨询博士”大律师通话。

大律师是夜猫子,尚在读书品茗。“什么茶?”“信阳毛尖”“什么书?”“《射雕英雄传》。”

电话两头都笑起来。武耀说我还当读的《红楼梦》,旋即说了女尸事。许是读到興味处,大律师心不在焉的“唔,唔”,末了说了句“美人猝死,必有隐秘”,便挂断电话。

这样无根无据没头没脑的论断,当然很难服人,但武耀深知

这位老同学兼挚友直觉的厉害，不由加大了油门。

地点：重庆西北郊，“JL”集团宿舍区新楼5号三楼三单元。

三室一厅双阳台，在内地属豪华型，宽大的卫生间里有陶瓷大浴缸，女主人雷宇就是洗澡时猝死在水中。

雷宇，二十二岁，在“JL”集团所属“嘉嘉”大酒店工作。

这个套房的男主人余南凯，二十九岁，系雷宇未婚夫。两人婚前同居近半年了，周围的人都承认他们这关系。

第一个见到雷宇之死的，不是余南凯，而是雷宇的女友王萨。王萨已经结婚，丈夫叫钟书友。两家人关系密切，常走动。

事情经过是这样的：

四月十四日是雷宇生日。两家人商量，在钟、王家办生日晚餐。

“为什么不自己操办，要到别人家去？”警方询问余南凯。

“本准备自己办，但钟、王夫妇发出邀请，也就依了他们。”

钟、王都说的确如此。钟书友解释，因为近来余南凯在业务上对自己有不小帮助，便将四月十四日雷宇生日做了一次答谢的机会。

人之常情，警方也无话可说。

虽在钟、王处举办，但余南凯说，我也不能完全成个旁观者，准备亲手烧一道菜，魔芋烧鸭子。所以下午六时，余南凯下班后，便提上鸭子和原料先走一步，因烧这个菜比较费时。雷宇这时也刚下班回来，我叫她同我一块出发，她却说要洗个澡，打扮一下。我想没个把小时下不来，只好先走。我到了钟书友家，正要解释，王萨却说雷宇挂了个电话来，叫别着急，她收拾收拾就来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天已完全黑了，雷宇还没来。余南凯在厨房忙着，就说打电话过去催催。电话无人接。大家都说恐已在路上了。但又等了半小时，雷宇居然还没来。“就是爬也爬到了嘛！”余南凯抱怨。

先端上的菜快凉了，因是王萨的手艺，所以她比谁都着急。此刻余南凯正脱不开手，王萨便决定自己跑一趟，看个究竟，余南凯抱歉地说辛苦你了，便将钥匙递给她。王萨说不必了吧，敲门得了。余南凯说有钥匙总之方便些吧。王萨便接过了钥匙。

到了新楼5号，上得三楼，王萨敲门，老敲也无人应，心想雷已走了？那路上怎没撞上（独路一条）？“不知怎的总感到有点不对劲，便开了门。”王萨对警官言，屋里没人，只见卫生间门紧闭。又敲又叫，无响动，“想到煤气中毒，我便急了，一下子就撞开了卫生间的门。”

这样就发现雷宇赤身裸体倒在浴缸里，水将她全身都淹没了。王萨吓坏了，但随即镇定下来。她想将雷宇抱出浴缸，但力气不够，便将她拖出水面，让她靠在浴缸端头，“让她能够呼吸”。

然后王萨一个电话打过去。余南凯和钟书友飞快跑了起来。

这过程中王萨“感到雷宇可能已经死了”，便大哭起来。钟、余赶到后，王萨第一句话就是“她已经死了，快送医院。”

余南凯将雷宇抱起来，裹在大浴巾里，说：“楼上有医生，请她下来抢救一下，比送医院快。”

六楼上的确住有一位“JL”集团职工医院的中年医生，姓韩。

韩医生因家有心脏病病人，故备有抢救物品，当下去抢救雷宇。一触到雷宇，就说，“可能没有希望了。”的确抢救无效。韩医生擦着汗说：“死了一个小时以上。”

余南凯愣了愣，便给警方挂电话。

法医鉴定：系在浴缸中溺死。死亡时间在四月十四日下午六时左右。（抢救时在场的四个人都证实，洗澡水尚有微热。）

尸体上没有施加外力的痕迹；现场也无搏斗痕迹；门窗完好，未发现有人进出的痕迹。

总之，感觉上，是雷宇自己倒入水中又不能“自拔”，乃至窒

息。

如果这样，那就是她突然昏迷。昏迷的原因是什么？

没有饮酒：没有煤气中毒的可能（新楼是由锅炉供应热火）；没有因偶然的脑部碰撞而招致昏迷；那么，会不会突然犯病——这是唯一的可能性了。

警方当然要反复调查论证，有无他杀的可能性。

第一个发现现场的王萨？她没有作案时间。钟书友也没有。

然而问题是：称“六点过一点儿”接到雷宇的电话，是这一对夫妻的话，证词的可靠性如何？

雷宇的未婚夫余南凯？

如果上述电话属实，余南凯也无作案时间，因为雷宇在电话里说“我先洗个澡。余南凯已经来了，跟着就到，他先来做鸭子。”

从电话的内容来看，是余南凯先出了门，而雷宇后打的电话。电话机在远离卫生间的客厅角落。

分别问钟、王二人，余南凯到达他们家中的具体时间。回答大约六点一刻左右，“当然不可能精确到分、秒，但雷宇说他已出了门，从时间上看，他到达得正合估计。”

很难想象余南凯会在“估计”到雷宇打完电话后，开门进屋，像溺死一只兔子似的毫无痕迹地将她拖进浴缸溺死，然后按时到达钟、王家。

再回头来说有无可能发病。

心血管系统完好（例如未见脑血管破裂或心肌梗塞类病兆）。

神经系统？

对这一疑问有了回答，就是：在检查雷宇的物件时，发现了一本儿科医院的病历，里面赫然出现“癫痫”字样。

警方人员面面相觑。

询问雷宇父母（也是“JL”集团职工），得到肯定回答：雷宇小时的确有过一次癫痫发作。“是九岁时，”雷母说，“突然惊叫一

阵后咬紧牙关昏迷不醒。但在抱去医院途中却自动恢复正常。但医生还是坚持要做脑电图。诊断为这个。”

“但是只发作一次。”雷父说。似乎对“因癫痫发作而遭溺死”的设想有一种本能的不甘心。“那以后我们一直避免刺激她。”言下之意，即使是死于发病，也是被人刺激所致。

法医郭平问“有无家族病史”。

雷母立即回答没有。

雷父却似有迟疑。

这一点给郭平窥见，便说请如实以告，事关重大。

雷父于是说，听说他的父亲“曾有过类似症状，但是否就是癫痫，不得而知。”

警方人员面面相觑。

但此时，憋了一阵的雷母突然冲口而出：“但是你不——”戛然而止。

不？不什么？大家等着她说下去。

雷母却说算了没什么。

雷父则按照自己的理解，解释道：“不是我向你隐瞒家族病史。我的确从没犯过这病嘛！而且，也没有去想过这种事！”

雷母摆摆手：“算了，别说了，与此事也无关。”遂不再说。但，这个细节，却被武耀暗暗留意。（郭平私下里对武耀说，如果那位小美人真是因为癫痫而死，则让人“憋得慌”。癫痫，也是一种典型的人类疾患，同精神病一样。）

武耀点点头。但这位有些书呆子气的报纸主编却不以为然，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发现：雷宇，就是四年前在解放碑发生的“百乐门事件”的肇事者……确切地说，不是肇事者，而是——祸根。双方大打出手的根源在她。

那次大规模斗殴后，武耀进行过采访——当时以为是行业竞争所致，对商品大潮下的社会生活有认识上的意义。一采访才发

现是“情斗”，就这样见着了一脸漠然并不怎么在乎的女主角。

当时武耀即惊诧于她绝伦的美丽和独特的气质，随即闷闷地想到这恐是个多事之人，一生或许多灾多难，甚至不得善终。四年之后竟然应验。对自己这种“不幸言中”，武耀不知该作何评价。

警方对余、钟、王三人进行了作案可能性调查与分析。结论是：除非这三人勾结，否则他杀将被排除。

余南凯系“JL”集团内有名的干练人才，曾被总部派驻新加坡达五年之久，以斗败德国商家替公司挽回大宗损失而获重奖。调他回国，是解决婚姻，回国后名义上安在雷父所领导的情报室，实则替“JL”销售新型产品大功率摩托车。销售成绩斐然，又给予重奖，一套豪华型住房即为奖赏之一。

余南凯与雷宇相识相恋，系雷父雷母促成。

成婚后，雷宇便可获准被派驻新加坡。利用婚姻出国，本不是稀罕事，何况男方条件很好。但为什么不办理结婚手续！不办手续，无论同居多久，也不能被法律认可的。

这个，余南凯迟疑地说，在他，本是很积极的，希望在（去年）国庆节办了。但本来已经同意的雷母却在国庆前不久对他说，你们最好先生活一段，如果确实彼此协调，再办也不迟。

这种阻止，使余南凯很是不解。“因为当时我已获取奖品房，雷宇已住在这儿。”照常情，女儿既已与人同居，所谓木已成舟，做为父母多是催促完婚的。这种“试婚”主张来自女方家长，岂非怪事？

雷母的解释：知道女儿脾气古怪，怕草率进入法律限制后，弄得不好，大家又来打那种令人头痛的混战。

这种解释也难以彻底服人。

同居两个月后，余南凯还是主张结婚，所以在单位已办了结婚证明书。他拿出了盖有公章的证明书。

倒是雷宇漫不经心似的，不急着去单位开证明。

很难相信余南凯会杀害美丽的、准备与之结合、然后一起去国外生活的未婚妻。

就是说，不但没有作案时间，作案动机也难以认定。

钟书友同余南凯年龄相仿，本在“JL”集团技术部搞制图，由余介绍进入大功率摩托销售组。一来在这组里工作收入高了许多，二来余已答应推荐他也成为派驻新加坡短期成员之一。为了这些，主动替雷宇举办生日晚宴。他与雷宇，素来毫无瓜葛。同余南凯，说到底也只是一种——关系，离两肋插刀铁哥们儿很远，也很难想象他会为余南凯杀人助一臂之力。

倒是王萨，有一处引人思考。原来余南凯初调回国内时，便有人介绍了王萨。余似乎还是满有热情的，两人开始往来。但余南凯认识了雷宇后，便中断了同王萨的往来。所以有人说，王萨被雷宇“端了瓢子”，取而代之。可以认为王萨是吃了败仗的情敌。就算王萨对雷宇有敌意，但够不够起杀心？而王萨不久后便同钟书友相恋，顺利结婚，那点敌意更会淡化。王萨系雷宇同事，在“嘉嘉”大酒店，是唯一同雷宇很要好的。事实上，余南凯之所以将本无交道的钟书友弄进销售组，是王萨托雷宇吹“枕头风”。

分析后初步认定：三人勾结起来杀害雷宇的可能性不能成立。如果“勾结”不能成立，那就得推出一种结论：由于单独杀害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即使有凶手，也不在这三人之内。何况在召集了有关专家讨论后，明白：癫痫的发作，目前尚无规律可循。就是说：雷宇在并未遭受刺激的情况下，猝发癫痫至溺死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。

在警方，以上述结论完案的意见渐起。

武耀同单延昭一起来到大律师办公室。

武耀想发消息，就此来征求大律师的意见，以避免“新闻界

给政法界捅漏子”。而单延昭，这案子——即使算个案子——并不该他负责，他“纯粹是来聊一聊”。

厅、局领导及同事们，都知道单延昭办案具有“严密的逻辑和创造性思维”，总之招儿特别多。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么个铁哥们儿在暗中相助。而单延昭，一有什么事，便携上若干细节，前来“神聊”，从好友的分析中受到若干启发，“提高业务能力，保卫改革的顺利进行”。

武耀拿出现场的几张照片和录音。

“的确像个熟睡的公主啊！”大律师叹息道，“郭平的感觉好极了。”

尤其是有一张：雷宇仰躺在大沙发上，头发——长长的，看去异常浓密——堆在耳畔，口微启，目轻闭，睫毛浓如墨迹。一幅公主醉卧图，高贵之气跃然纸上。

然后武耀像个侦察员似的报告一切；由于深知好友的秉性，所以力求将每一个细节讲得准确。

大律师咕嘟咕嘟地喝茶，一时也没说什么。这种思索过程，单延昭曾给了个说法，叫发酵。就是暂时不去考虑逻辑，尤其避免美国式的“定量分析”，将乱七八糟的细节、背景、氛围……等等等等，“盛在一个箩筐里，摇它一个鸡零狗碎，然后从中品出某种感觉来。”单延昭代为诠释，然后问朋友：“是不是？”

朋友也不卖关子，说是这样。

武耀说：“如果是自然死亡，还不大好选择报导角度。第一她并非真正的名人，第二如果启用背景材料，扯四年前的‘百乐门事件’，又成了臊死者的皮。”

单延昭笑着说：“恐怕只有从生活知识的角度，告诫人们，有癫痫病史的人不能单独在家洗澡。”

“其实你们压根就不同意这是自然死亡。”大律师说。

“凭什么？”

“如果真那样，你们还来这里干啥？”

那两人便笑起来。

大律师起身给大家添水，拔开了瓶塞却没了动作，暖瓶的蒸气便获了开恩似的四处逃逸。

“有几点不合人之常情，”他说，“非常不合人之常情。”

大律师是个心理学家。但他擅长的不是诸如社会心理学、伦理心理学、生命心理学、教育心理学……等学者写给学者看的东西。他鄙视纸上谈兵。他的心理学不命名，因为他说“伪科学已经太多太多”。如果一定要有类属，他同意单延昭的说法，叫“应用心理学”。简言之，要用这个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，所谓“真刀真枪地干”。因此，对于事件也罢案件也罢，他的切入角度多为——心理分析。这当然有“唯心主义”之嫌。但第一，眼下一切的一切比较开明；第二，事实上许多事拿给他“吃准了”。不是说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吧？大师说：

人是精神动物；

行为与心理间的联系有规律可循；

人要改变自己的心理特点很难很难；

人……

他解释道，不合人之常情，是指余南凯。

第一，给钥匙。就是雷宇久久未到，电话挂去无人接，仍然久久未到，余南凯忙不开，请王萨跑一趟，便将家中钥匙交给了她。

雷宇的情形，有下列几种。

①正在路上。因是“独路”，可碰上。排除。何况这个无需钥匙。

②临时有事需去另外的地方。那么她自会挂电话过去。这个也无需钥匙。

③还在家磨蹭——例如刚好在便盆上无法接电话——王萨叫

门自有问应。同样无需钥匙。

④排除上述情形，只有这种结论：雷宇在家，但既不能应答又不能开门。

主动给钥匙，似乎余南凯已经知道是这种情形。如果这样，似就可以让别人成为“现场第一目击者”。在刑侦中，第一目击者总是被怀疑的对象。

第二，不送医院却报警。

既已发现雷宇停止了呼吸，人之常情是立即送医院。即使已经没有抢救希望，也只有在医院里才能出具死亡证明书。请楼上的医生来抢救，表面的理由很充足：更快。实则表露了余南凯的过度冷静。医生抢救无效，人之常情是——仍然送医院。而余南凯却想到——报警。而且他很快就拨通了公安分局。看起来，他先询问了114，但这也可以是一个幌子：一旁的人谁也不可能知道他是否真的同114（查寻台）通了话。（单延昭插话：现在公司多如牛毛，电话成几何级数递增，114查号比过去困难得多。）余南凯完全可能先就有了公安分局的电话号码。

请医生——过度冷静。

报警——过度警觉。

这两个过度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余南凯明白雷宇之死是——案子。他要保护现场。因为现场对他有利。

第三，儿科病历。

绝代佳人的雷宇居然会将有癫痫记载的病历保存着，奇怪；保存在同居处，让对方能够发现，更奇怪。癫痫，欲称“羊癫痫”、“母猪疯”，总之发作起来情况不雅，一般人视为耻辱病，讳莫如深。

武耀冒冒失失地说：“这就是雷宇的不合常情之处。”

单延昭白了他一眼。大律师说，

显然不是雷宇自己保存的。最大的可能，是父母当年保存下

来——父母保存孩子的病历，这在知识分子中常见——后来不经意地连同雷字的其它物件一起交她带到了新居，被余南凯代为整理时发现，后来派了它的用场。用场：让警方走上“发病”的思路。

第四，魔芋烧鸭子。

（说到这里大律师故意闭了嘴。武耀左看右看，一脸茫然。而单延昭却渐渐抬起眼皮，清清嗓子，说道，

这是道正宗的川菜，是好菜；其规模，也可成为主菜。但这是“冬天的菜”，在四月中旬已有暑气的重庆，并不合适。这个菜，一定要老鸭子，而四月，是最不好找老鸭子的季节。嫩鸭子又腥，又不好拔毛。

（大律师接着说，

做这道菜并不是为了吃，而是为了拖时间，让余南凯“脱不开身”。烧这菜本就费工序费时间，若要自己拔毛，就更是脱不开身了。（后来了解到，余南凯果是自己杀的鸭子。而一般年轻人都习惯在市场上请人宰杀。）

武耀恍然大悟。（武耀自己说过：你是诸葛亮，未来先知，他是周瑜，一见便知，我只能算个曹操了，过后方知。）

大律师说：“这四条，孤立地看，每一条都不足为据，但一合起来，就感到有问题。”

另两人立刻兴奋起来。三人开始假设余南凯作案。这是他们常用的方法之一。先假定某种结果，再倒推回去找出过程的几种甚至唯一的可能性。

然而，突然节外生枝的是，单延昭盯着武耀问道：“你不是说，雷宇是四年前‘百乐门’事件的女主角吗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为她而斗殴的双方的头儿现在在哪里！”

“一个进了监牢，一个瞎了一只眼睛远走他乡。”

单延昭瞪大了眼睛。“蹲监的当然不可能，但远走他乡的——既可走开，也可回来嘛！”

大律师断然否定。“不可能是那个人！想想，为了女人火併，对方已坐牢，自己正好取得向她进攻的独家权利，却反而走开了事。说明心理上已对其人其事反感。爱情这玩意儿，不如诗人讴歌的神圣，却特能折腾人——这种认识已经渐渐普及。退一步说，就算他依然介意，也该冲余南凯去。”

两人同意。

然而这一来，大律师却受到了启发，陷入了新的沉思。

情场三角——老套子吗？

石坪区分局的楚科长（以前是单延昭的部下）打电话告诉单延昭：

一、进监的那个叫别达国，已于去年“办成了”保外就医，暂为半年期，但事实上有延长，所以仍在外面。

（单延昭想起了大律师所说“走开了的可以回来，关进去的也可放出来嘛！”咽了一口唾沫。）

二、没见别达国去找过雷宇。

三、别达国很少呆在家里养病，事实上在做生意。

四、然而，有一点：别达国系十月十五日保外出狱，雷宇则于十月十七日突然离职达八天之久，后自动回来，找总经理认了错，交了罚金，然后正常工作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。

单延昭说：“是否打算弄别达国来问问？”

“是。但据调查，别达国已于十天前去了广州，在深圳、海口、三亚、温州一带跑生意，四月十四日，已落实他整天在三亚东方实业有限公司谈房地产事务。现在正在找他，估计要过几天才可

找到。”

关于突然离职事知情者如是说。

“嘉嘉”总经理说——

雷宇的解释是：有一笔生意，收入可观，放弃了实在可惜；请假不会获准，所以不辞而别。

……她人略显憔悴，我想跑生意本不轻松，这个也自然。继续工作后跟以前一样，看不出情绪有什么特别的变化。时间一长这事我们也淡忘了。

雷宇的父母说——

我们急死了。我们想找余南凯要人，一是见他也急得上火，嘴、鼻都起了泡，何况两人并未办手续……后来见她没事儿似的回来了，我们又很生气。但问她哪儿去了，同谁都不说，只说做了笔生意，赚了，没赔。我们也不敢逼凶了。只要小余不计较就没什么……这事过了好久，我们才听说别达国保外就医已有些日子了，我们暗暗叫苦。我们套字字的话，是不是同别达国……也不说。小余是否知道字字过去同那人的关系，我们不清楚，也不便问。

如果不是老雷和小余去说情，字字要被炒了鱿鱼。后来见她工作还正常，同小余也正常，这事儿也就没再管了。

王萨说——

去年十月十七号，下午，雷宇突然对我说，“你去给余南凯说一声，我有点急事，要很晚才回去。”我问啥事，她说生意的事。以前没听说她也做做生意，不过一想现在在职的兼做生意也不奇怪，但我说你自己给他挂个电话嘛，她说挂过了，他不在。当时她好像有点激动，她这人不怎么激动的，话也少。

奇怪的是我后来打电话给余南凯，余南凯却说她真打了电话？我在嘛！

余南凯说——